

馬克思 恩格斯 列 宁 斯大林

論批判繼承文化遺產

(供內部學習)



廈門大學中文系 中國古典文學教研組編
外 國

一九七三年十二月

目 录

(一)

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论述·····	1
-----------------	---

(二)

列宁的论述·····	62
列 宁：党的组织和党的文学·····	79
列 宁：列甫·托尔斯泰是俄国革命的镜子·····	87
列 宁：列·尼·托尔斯泰·····	96
列 宁：列·尼·托尔斯泰和现代工人运动·····	103
列 宁：托尔斯泰和无产阶级斗争·····	107
列 宁：列·尼·托尔斯泰和他的时代·····	109
列 宁：纪念赫尔岑·····	115
列 宁：欧仁·鲍狄埃·····	126
列 宁：青年团的任务（摘录）·····	130

(三)

斯大林的论述·····	135
-------------	-----

馬克思和恩格斯的論述

我们的任务是要揭露旧世界，并为建立一个新世界而积极工作。

马克思：《摘自〈德法年鉴〉的书信》（1843年5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414页。

新思潮的优点就恰恰在于我们不想教条式地预料未来，而只是希望在批判旧世界中发现新世界。……如果我们的任务不是推断未来和宣布一些适合将来任何时候的一劳永逸的决定，那末我们便会更明确地知道，我们现在应该做些什么，我指的就是**要对现存的一切进行无情的批判**，所谓无情，意义有二，即这种批判不怕自己所作的结论，临到触犯当权者时也不退缩。

马克思：《摘自〈德法年鉴〉的书信》（1843年），《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416页。

什么也阻碍不了我们把我们的批判和政治的批判结合起来，和这些人的明确的政治立场结合起来，因而也就是把我们的批判和**实际斗争**结合起来，并把批判和实际斗争看做同

一件事情。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就不是以空论家的姿态，手中拿了一套现成的新原理向世界喝道：真理在这里，向它跪拜吧！我们是从世界本身的原理中为世界阐发新原理。我们并不向世界说：“停止斗争吧，你的全部斗争都是无谓之举”，而是给它一个真正的斗争口号。我们只向世界指明它究竟为什么而斗争；而意识则是世界应该具备的东西，不管世界愿意与否。

马克思：《摘自〈德法年鉴〉的书信》（1843年），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
版第417—418页。

平均主义派和大革命时代的巴贝夫派一样，都是一些相当“粗暴的人”。他们想把世界变成工人的公社，把文明中间一切精致的东西——科学、美术等等，都当做有害的危险的东西，当做贵族式的奢侈品来消灭掉；这是一种偏见，是他们完全不懂历史和政治经济学的必然结果。

恩格斯：《大陆上社会改革运动的进展》（1843年），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6
年版第580页。

……而路德这位改革家并没有象人民那样走得那么远，尽管他在反对教会权力的斗争中表现得非常勇敢，但是他并没有摆脱那个时代的政治偏见和社会偏见；他还象信奉圣经那样，坚信诸侯地主那种践踏人民的权利是神圣不可侵犯的。此外，由于他需要贵族和信仰新教的诸侯们的庇护，所

以他写了一本小册子来抨击起义者；这本小册子不仅割断了他同起义者的一切联系，而且还煽动贵族象对付那些反对神律的叛乱者那样，用最残酷的手段对付他们。他喊道：“象杀狗那样杀他们！”整本书对人民充满了仇恨，而且达到了疯狂的程度，这就使它永远成为路德这个名字的一个污点。由此可见，他在开始自己一生活活动的时候是人民的一分子，但后来却完全投靠人民的压迫者，为他们服务了。

恩格斯：《太陆上社会改革运动的进程》（1843年10月—11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585页。

反宗教的批判的根据就是：人创造了宗教，而不是宗教创造了人。就是说，宗教是那些还没有获得自己或是再度丧失了自己的人的自我意识和自我感觉。但人并不是抽象的栖息在世界以外的东西。人就是人的世界，就是国家，社会。国家、社会产生了宗教即**颠倒了的世界观**，因为它们本身就是**颠倒了的世界**。宗教是这个世界的总的理论，是它的包罗万象的纲领，它的通俗逻辑，它的唯灵论的荣誉问题，它的热情，它的道德上的核准，它的庄严补充，它借以安慰和辩护的普遍根据。宗教把人的本质变成了**幻想的现实性**，因为**人的本质没有真实的现实性**。因此，反宗教的斗争间接地也就是反对以宗教为**精神慰藉的那个世界**的斗争。

宗教里的苦难既是现实的苦难的表现，又是对这种现实的苦难**抗议**。宗教是被压迫生灵的叹息，是无情世界的感情，正象它是没有精神的制度的精神一样。宗教是人民的**鸦片**。

废除作为人民**幻想的幸福**的宗教，也就是要求实现人民

的**现实的幸福**。要求抛弃关于自己处境的幻想，也就是**要求抛弃那需要幻想的处境**。因此对宗教的批判就是对**苦难世界——宗教是它的灵光圈——的批判的胚胎**。

宗教批判摘去了装饰在锁链上的那些虚幻的花朵，但并不是要人依旧带上这些没有任何乐趣任何慰藉的锁链，而是要人扔掉它们，伸手摘取真实的花朵。宗教批判使人摆脱了幻想，使人能够作为摆脱了幻想、具有理性的人来思想，来行动，来建立自己的现实性；使他能够围绕着自身和自己现实的太阳旋转。宗教只是幻想的太阳，当人还没有开始围绕自身旋转以前，它总围绕着人而旋转。

因此，**彼岸世界的真理**消逝以后，**历史的任务**就是确立**此岸世界的真理**。人的自我异化的**神圣形象**被揭穿以后，揭露**非神圣形象**中的自我异化，就成了为历史服务的**哲学的迫切任务**。于是对天国的批判就变成对尘世的批判，对**宗教的批判**就变成对**法的批判**，对**神学的批判**就变成对**政治的批判**。

马克思：《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1843年底—1844年1月），《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2页。

在同这种制度进行斗争当中，批判并不是理性的激情，而是激情的理性。它不是解剖刀，而是武器。它的对象就是它的敌人，它不是要驳倒这个敌人，而是要**消灭**这个敌人，因为这种制度的精神已经被驳倒。……批判已经不再是**目的本身**，而只是一种**手段**。它的主要情感是**愤怒**，主要工作是**揭露**。

马克思：《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1843—1844年），《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3—4页。

我们是本世纪的**哲学**同时代人，而不是本世纪的**历史**同时代人。德国的哲学是德国历史在**观念上的继续**。因此，当我们不去批判我们现实历史的未完成的著作，而来批判我们观念历史的遗著——**哲学**的时候，我们的批判恰恰接触到了本世纪所谓的问题所在的那些问题的中心。

马克思：《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1843年底—1844年1月），《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7页。

批判的武器当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质力量只能用物质力量来摧毁；但是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理论只要说服人，就能掌握群众；而理论只要彻底，就能说服人。所谓彻底，就是抓住事物的根本。

马克思：《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1843年底—1844年1月）《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9页。

我们根本没有想到要怀疑或轻视“历史的启示”；历史就是我们的一切，我们比任何一个哲学学派，甚至比黑格尔，都更重视历史；在黑格尔看来，历史不过是检验他的逻辑结构的工具。

经视历史，无视人类的发展，这完全是对方的罪过，仍然又是基督徒的罪过；他们编造了一部奇特的“天国史”，否认真实的历史具有任何内在意义，只承认彼岸的抽象的而且是杜撰出来的历史具有这种意义。他们硬说人类是基督创造

的，说历史有一个虚幻的最终目的，而且这个目的已经由基督所实现；他们割断了历史，因此为了自圆其说，他们声称后来的十八世纪完全是胡说八道。我们要求把历史的内容还给历史，但我们认为历史不是“神”的启示，而是人的启示，并且只能是人的启示。

恩格斯：《英国现状——评托马斯·卡莱尔的〈过去和现在〉》，（1844年1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650页。

欧仁·苏的著名小说《巴黎的秘密》给舆论界特别是德国的舆论界留下了一个强烈的印象；这本书以显明的笔调描写了大城市的“下层等级”所遭受的贫困和道德败坏，这种笔调不能不使社会关注所有无产者的状况。正象《总汇报》这个德国的《泰晤士报》所说的，德国人开始发现，近十年来，在小说的性质方面发生了一个彻底的革命，先前在这类著作中充当主人公的是国王和王子，现在却是穷人和受轻视的阶级了，而构成小说内容的，则是这些人的生活和命运、欢乐和痛苦。最后，他们发现，作家当中的这个新流派——乔治·桑、欧仁·苏和查·狄更斯就属于这一派——无疑地是时代的旗帜。

恩格斯：《大陆上的运动》（1844年），《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594页。

德国当代最杰出的诗人亨利希·海涅也参加了我们的队伍，他出版了一本政治诗集，其中也收集了几篇宣传社会主

义的诗作。他是著名的《西里西亚织工之歌》的作者；我把这首歌译成散文寄给你，但是我担心它在英国会被认为是侮辱宗教的。不管怎样我还是要引证它，我只指出一点，那就是这首歌暗中针对着1813年普鲁士人的战斗叫嚣：“国王和祖国与上帝同在！”，这种叫嚣从那时起就是保皇党人心爱的口号。……

这首歌的德文原文是我所知道的最有力的诗歌之一；…

…

恩格斯：《共产主义在德国的迅速进展》（1844年），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7
年版第591—592页。

莎士比亚在《雅典的泰门》中：

“金子？宝贵的、闪亮的、赤金？不，神灵们！

我不是游手好闲的家伙，

这东西，只这一点儿，就可以把黑的变成白的，丑的变成美的；

坏的变成好的，老的变成少的，懦夫变成勇士，下贱变成高贵。

这东西诱惑着……祭司离开神坛；

它把半癩病人的头下的枕垫抽掉；

对了，这金黄的奴隶放松和收紧着神圣的束带；
祝福着受咒诅的人们；

他把癩病人弄得可爱，他尊敬偷窃

并且给他地位，奴颜婢膝和威势在元老院中；

他把求婚者带给老龄寡妇；

带着厌恶的面容把伤口化脓的她们从医院里送走，
把她们变成香嫩的少女，也就是这个家伙。

可恶的金属，你这人类的贱娼，你挑拨各民族的不和。”

并且后面接下去：

“啊，你这国君的花言巧语的刺客，

亲生的父子会被你离间！

你这闪光的冒瀆者，你沾污了纯洁的初婚新床！

勇敢的战争！你这永远青春、娇嫩可爱的新郎

你金黄的辉映把黛安娜女神膝上的白雪溶掉了！

你这**看得见的神性**，你把一切不可能都弄成兄弟般密切！

强迫它接吻！你会说任何一种语言，不问任何一个目的！

啊，你这心灵的试金石！

想想，你的奴隶，人会造反！

快快运用你的法力，把它们毁灭成乱七八糟，

让动物们成为这个世界的统治”！

莎士比亚把**货币**的本质描画得很中肯。……

莎士比亚关于货币特别举出了两个属性：

一、它是看得见的神性，它是一切人的和自然的诸属性之转化为反对物，是诸事物的普遍的混淆和颠倒；它使许多不可能的事密切结合起来；

二、它是人类和诸民族的普遍的娼妓，普遍的中间人。

马克思：《经济学一哲学手稿》（1844年），人民出版社1963年版第115—117页。

阅读最新的哲学、政治和诗歌方面最杰出的著作的几乎全是工人，这一事实特别表明了英国无产阶级在取得独立的教育方面已经有了多么大的成就。资产阶级是现存的社会制度以及和这个制度联系在一起的各种偏见的奴隶；他胆怯地避开和千方百计地排斥真正标志着进步的一切；无产者却眼睛雪亮地正视这一切，高高兴兴地而且很有成效地研究它们。在这方面，社会主义者为了教育无产阶级曾经做过不少事情，他们翻译了法国唯物主义者**爱尔维修**、**霍尔巴赫**、**狄德罗**等人的著作，并且用普及本把这些翻译作品和英国作家最优秀的著作一道加以传播。**施特劳斯的《耶稣传》**和**蒲鲁东的《什么是财产》**也仅仅是在无产者中间流行。雪莱，天才的预言家**雪莱**和满腔热情的、辛辣地讽刺现社会的**拜伦**，他们的读者大多数也是工人；资产者所读的只是经过阉割并使之适合于今天的伪善道德的版本即所谓“家庭版”。当代最大的两个功利主义哲学家**边沁**和**葛德文**的著作，特别是后者的著作，也几乎只是无产阶级的财富。即使激进资产阶级中有**边沁**的信徒，那也只有无产阶级和社会主义者才能越过**边沁**，迈步前进。无产阶级在这个基础上创造了自己的书刊，这多半是一些期刊和小册子，就内容来说，远胜于资产阶级的一切书刊。

恩格斯：《英国工人阶级状况》（1844—1845年），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7
年版第528—529页。

这就是前一世纪末叶的德国状况。这是一堆正在腐朽和解体的讨厌的东西。没有一个人感到舒服。国内的手工业、商业、工业和农业极端雕敝。农民、手工业者和企业主遭到

双重的苦难——政府的搜刮，商业的不景气。贵族和王公都感到，尽管他们榨尽了臣民的膏血，他们的收入还是弥补不了他们的日益庞大的支出。一切都很糟糕，不满情绪笼罩了全国。没有教育，没有影响群众意识的工具，没有出版自由，没有社会舆论，甚至连比较大宗的对外贸易也没有，除了卑鄙和自私就什么也没有；一种卑鄙的、奴颜婢膝的、可怜的商人习气渗透了全体人民。一切都烂透了，动摇了，眼看就要坍塌了，简直没有一线好转的希望，因为这个民族连清除已经死亡了的制度的腐烂尸骸的力量都没有。

只有在我国的文学中才能看出美好的未来。这个时代在政治和社会方面是可耻的，但是在德国文学方面却是伟大的。一七五〇年左右，德国所有的伟大思想家——诗人歌德和席勒、哲学家康德和费希特都诞生了；过了不到二十年，最近的一个伟大的德国形而上学家黑格尔诞生了。这个时代的每一部杰作都渗透了反抗当时整个德国社会的叛逆的精神。歌德写了《葛兹·冯·柏里欣根》，他在这本书里通过戏剧的形式向一个叛逆者表示哀悼和尊敬。席勒写了《强盗》一书，他在这本书中歌颂一个向社会公开宣战的豪侠的青年。但是，这些都是他们青年时代的作品。他们年纪一大，便丧失了一切希望。歌德只写些极其辛辣的讽刺作品，而席勒假如没有在科学中，特别是在古希腊和古罗马的伟大历史中找到慰藉，那他一定会陷入悲观失望的深渊。用这两个人作例子便可以推断其他一切人。甚至连德国最优秀最坚强的思想家都对自己祖国的前途不抱任何希望。

恩格斯：《德国现状》（1845—1846年）《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633—634页。

这种历史观和唯心主义历史观不同，它不是在每个时代中寻找某种范畴，而是始终站在现实历史的基础上，不是从观念出发来解释实践，而是从物质实践出发来解释观念的东西，由此还可得出下述结论：意识的一切形式和产物不是可以用精神的批判来消灭的，也不是可以通过把它们消融在“自我意识”中或化为“幽灵”、“怪影”、“怪想”等等来消灭的，而只有实际地推翻这一切唯心主义谬论所由产生的现实的社会关系，才能把它们消灭；历史的动力以及宗教、哲学和任何其他理论的动力是革命，而不是批判。

马克思和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1845—1846年），《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43页。

历史不外是各个世代的依次交替。每一代都利用以前各代遗留下来的材料、资金和生产力，由于这个缘故，每一代一方面在完全改变了的条件下继续从事先辈的活动，另一方面又通过完全改变了的活动来改变旧的条件。

马克思和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1845—1846年），《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51页。

统治阶级的思想在每一时代都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这就是说，一个阶级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力量，同时也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精神力量。支配着物质生产资料的阶级，同时也支配着精神生产的资料，因此，那些没有精神生

产资料的人的思想，一般地是受统治阶级支配的。占统治地位的思想不过是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关系在观念上的表现，不过是以思想的形式表现出来的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关系；因而，这就是那些使某一个阶级成为统治阶级的各种关系的表现，因而这也就是这个阶级的统治的思想。此外，构成统治阶级的各个个人也都具有意识，因而他们也思维；既然他们正是作为一个阶级而进行统治，并且决定着某一历史时代的整个面貌，不言而喻，他们在这个历史时代的一切领域中也会这样做，就是说，他们还作为思维着的人，作为思想的生产者而进行统治，他们调节着自己时代的思想的生产和分配；而这就意味着他们的思想是一个时代的占统治地位的思想。例如，在某一国家里，某个时期王权、贵族和资产阶级争夺统治，因而，在那里统治是分享的，那里占统治地位的思想就会是关于分权的学说，人们把分权当作“永恒的规律”来谈论。

我们在上面已经说明分工是先前历史的主要力量之一，现在，分工也以精神劳动和物质劳动的分工的形式出现在统治阶级中间，因为在这个阶级内部，一部分人是作为该阶级的思想家而出现的（他们是这一阶级的积极的、有概括能力的思想家，他们把编造这一阶级关于自身的幻想当作谋生的主要泉源），而另一些人对于这些思想和幻想则采取比较消极的态度，他们准备接受这些思想和幻想，因为在实际中他们是该阶级的积极成员，他们很少有时间来编造关于自身的幻想和思想。在这一阶级内部，这种分裂甚至可以发展成为这两部分人之间的某种程度上的对立和敌视，但是一旦发生任何实际冲突，当阶级本身受到威胁，甚至占统治地位的思想好象不是统治阶级的思想这种假象、它们拥有的权力好象

和这一阶级的权力不同这种假象也趋于消失的时候，这种对立和敌视便会自行消失。一定时代的革命思想的存在是以革命阶级的存在为前提的，关于这个革命阶级的前提所必须讲的，在前面已经讲过了。

然而，在考察历史运动时，如果把统治阶级的思想和统治阶级本身分割开来，使这些思想独立化，如果不顾生产这些思想的条件和它们的生产者而硬说该时代占统治地位的是这些思想的条件和它们的生产者而硬说该时代占统治地位的是这些或那些思想，也就是说，如果完全不考虑这些思想的基础——个人和历史环境，那就可以这样说：例如，在贵族统治时期占统治地位的是忠诚信义等等概念，而在资产阶级统治时期占统治地位的则是自由平等等等概念。总之，统治阶级自己为自己编造出诸如此类的幻想。所有历史学家（主要是十八世纪以来的）所共有的这种历史观必然会碰到这样一种现象：占统治地位的将是愈来愈抽象的思想，即愈来愈具有普遍性形式的思想。事情是这样的，每一个企图代替旧统治阶级的地位的新阶级，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就不得不把自己的利益说成是社会全体成员的共同利益，抽象地讲，就是赋予自己的思想以普遍性的形式，把它们描绘成唯一合理的、有普遍意义的思想。进行革命的阶级，仅就它对抗另一个阶级这一点来说，从一开始就不是作为一个阶级，而是作为全社会的代表出现的；它俨然以社会全体群众的姿态反对唯一的统治阶级。它之所以能这样做，是因为它的利益在开始时的确同其余一切非统治阶级的共同利益还有更多的联系，在当时存在的那些关系的压力下还来不及发展为特殊阶级的特殊利益。因此，这一阶级的胜利对于其他未能争得统

治的阶级中的许多个人说来也是有利的，但这只是就这种胜利使这些个人有可能上升到统治阶级行列这一点讲的。当法国资产阶级推翻了贵族的统治之后，在许多无产者面前由此出现了升到无产阶级之上的可能性，但是只有当他们变成资产者的时候才达到这一点。由此可见，每一个新阶级赖以建立自己统治的基础，比它以前的统治阶级所依赖的基础要宽广一些；可是后来，非统治阶级和正在进行统治的阶级之间的对立也发展得更尖锐和更深刻。这两种情况使得非统治阶级反对新统治阶级的斗争在否定旧社会制度方面，又比起过去一切争得统治的阶级要更加坚决、更加激进。

只要阶级的统治完全不再是社会制度的形式，也就是说，只要那种把特殊利益说成是普遍利益，或者把“普遍的东西”说成是统治的东西的必要性消失了，那末，一定阶级的统治似乎只是某种思想的统治这种假象当然也会完全自行消失。

马克思和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1845—1846年），《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52—54页。

法和法律有时也可能“继承”，但是在这种情况下，它们也不再是统治的了，而是只剩下一个名义，关于这种情况的明显例子，我们在古罗马和英国的法制史中可以看到许多。我们早先已经看到，在一些哲学家那里，由于思想脱离了它们的基础，即脱离了个人及其经验关系，才产生了纯粹思想的特殊发展和历史的观念。同样，在这里也可以使法脱离它的实在基础，从而得出某种“统治者的意志”，这种意

志在不同的时代有不同的表现形式，并且在自己的创造物即法律中具有自己独立的历史。结果是政治史和市民史就纯观念地变成了一个挨一个的法律的统治史。

马克思和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1845—1846年），《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379页。

……蒲鲁东先生更不了解，适应自己的物质生产水平而生产出社会关系的人，也生产出各种观念、范畴，即这些社会关系的抽象的、观念的表现。所以，范畴也和它们所表现的关系一样不是永恒的。这是历史的和暂时的产物。而在蒲鲁东先生看来却刚刚相反，抽象、范畴是原始的原因。根据他的意见，创造历史的，正是抽象、范畴，而不是人。抽象、范畴就本身来说，即把它们同人们及其物质活动分离开来，自然是不朽的、不变的、固定的。它不过是纯粹理性的产物，这干脆就是说，抽象就其本身来说是抽象的。多么美妙的同义反复！

马克思：《致巴·瓦·安年柯夫（1846年12月28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327—328页。

关于歌德本人我们当然无法在这里详谈。我们要注意的只有一点。歌德在自己的作品中，对当时的德国社会的态度是带有两重性的。有时他对它是敌视的；如在《伊菲姬尼亚》里和在意大利旅行的整个期间，他讨厌它，企图逃避